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前編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履勛

總校官降誦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錄監生臣洪燮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前編卷三

有虞氏帝舜

宋 金履祥 編

舜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

讓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敬敷以成功言重華即重敷勳

與帝堯協矣非聖德則一而資質功力氣象自各不

之以慎徽五典孔安國古文尚書復出此篇古文孝平

時始列學官尋以亂廢終漢世不列學官東晉會稽內  
史梅賾始上其書而缺舜典學者以今文補之起自慎  
徽五典齊建武中吳人姚方興上孔傳舜典多曰若稽  
古以下二十八字未幾方興以罪誅人無信者江陵版  
蕩其文北入中原北方學者咸信之隋開皇中得為全  
書子王子曰史官本為虞作典推及堯爾蓋舜之功即  
堯之功故係之曰堯典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  
勳乃徂落今皆載于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堯典未嘗  
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蕭  
齊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  
為二勢不得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  
言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履祥按重華見於楚辭  
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字虞書當已有之  
非至宋齊間方作此附會也今存之以俟來哲

丙戌元載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咨二十有二人

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蘇氏曰舜終告攝此告即位也

詢于四岳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四岳累朝元老其職周知四方故首詢之闢四門者來四方之

賢明四目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岳職也呂氏曰舜繼堯法度章禮樂著而又野無遺賢

嘉言罔伏舜至此復詢闢明達何哉天子初政如日之升方積陰之後日之初升則固光明精彩矣若常情之後日之朝升其光明精彩亦自若也舜之繼堯其常情之出日與愚謂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况當初政之日乎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牧養也每州以諸侯之長為牧

專任養民之事諸侯固各牧其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過難州牧所以通濟之也故曰食哉惟時彙遠能邇惟

時言民食不可後時也。養民者視年之上下而為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為之通周。知民之貧困孤寡者而為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崇厚道德信任元善。畏難任佞。牧率諸侯者。意尚如此。則當時治體風俗可知矣。十二州冀豫為中。餘州皆外。邊四

舜曰咨四岳

特書舜曰則此前稱帝者

堯也。以後稱帝者舜也。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舜前以百揆攝政。至是即位而別命百揆。禹庸民功。謂受民之功也。載事也。亮明也。采亦事也。即熙載也。惠如愛民則惠之。惠即奮庸也。二典之疇。能謂誰言有能奮起民功而明帝堯之事者。使宅百揆。以亮相吾之事。與吾之仁。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

懋哉。

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惟時則指百揆之職。朱子曰。帝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

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

禹拜稽

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

汝后稷播時百穀。

棄之為稷久矣。帝始即位因其職而申命之也。舜典凡不告而命命而不

讓者皆因其職而申命之也。阻飢謂或阻於飢時者不  
失農時也。古者聖人以時教民稼穡常有再登三登之  
積不使之  
阻於饑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

契一作禹。又作馮。孟子曰：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所載初命契之詞也。書則  
因其職而申命之也。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

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朱子曰夏明而

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也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大槩當畧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前後稷養之司徒教之其不化者則有士師之刑猾亂也謂蠻夷之氣習汙染華夏於是有寇賊姦宄也鼻陶為士舊矣至此聖人又制為三就三居之等惟明克允蓋折獄不明豈能當其罪而服人心此最聖人之要旨舊說二十二人不言兵政蓋總鼻陶掌刑之職故蠻夷猶夏苗頑不率帝舜皆以委鼻陶



古者封建之世亦無大夷狄聖人在上亦無大征伐故  
外以蠻夷委州牧內以委刑官所謂大刑用甲兵也兵  
藏于田賦徒衆掌于司徒戎器制于共工  
馬政兼於朕虞則兵政無專官自不廢事  
帝曰疇若予

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爰斨

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教民利器用為國除器械也所謂審曲面勢以飭五材

以辨民器者也凡百工之事共工主之凡言汝諧者謂能調和其徒屬也朱子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刮摩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于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儷工垂之指即此也共工官名共供也言供其事也爰斨伯與二臣名往哉汝諧言汝往和其職不聽其讓也路史曰爰國名伯陵之子所封其後有爰斨又作

朱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

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虞衡之職各順動植飛走之性而封植繁毓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材木不可勝用鳥獸魚鼈不可勝食馬畜繁息澤及萬物者也朱子曰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謂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文斯伯與當亦為垂之佐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

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朱子曰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

臣名姜姓秩叔也宗祖廟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慾之污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按周太史曰姜伯夷之後也史記叙齊世家繫出四岳及其叙十一國則又曰伯夷之後周封於齊豈伯夷四岳之子與若是則岳為能內舉矣夫禮樂之本同體異用伯夷遜于夔龍則夔亦固可掌禮矣而謂其達於樂不達於禮是豈夫子之言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子者自天子以至於士之長子也

是皆將繼其父以有天下國家職位之責者故教之尤專古之教者非有簡編文字之多也而必以樂蓋簡編文字者聞見之粗而樂者轉移氣質之妙也所以消融其渣滓滌蕩其血氣而涵暢乎中和者其妙機在乎是也今之教者皆其粗而已矣故

程子曰古之成材也  
易今之成材也難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

傲

此教胄子之目也人之氣稟不同故其性質有異非數端所能盡者胄子生長富貴之家其性氣惟是數

端為多也直而使之溫寬而使之栗所以濟其偏也剛而使之無虐簡而使之無傲所以防其過也然皋陶九

德之目亦自是數端而細推之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

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此典樂之目也天理流行具於人心感而為詩者無非天理之

真機也而况聖人在上治化清明則人心感而為詩者此固和氣之所發也聖人以其足以暢和氣感人心存

啓發驗政化格人神於是採而播之樂夫其有詩也則必有聲音唱詠以歌之歌所以詠其言也夫其有歌也

則必有清濁高下以節之五聲所以依其未也律呂者又清濁高下之度所以協其清濁高下而被之八音者

也然既依諸聲則字有其節而可以協諸律呂既協諸律呂則聲有度而可以諧之八音音有其譜則可以成其韻調也此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作樂之原也

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聖疾之也殄絕也讒邪之說使人昧於所聞是絕人為善

之行也一曰殄者過絕之行中庸所謂行怪者也震驚朕師者謂其駭衆亂羣也邪說之行其勢起於民情之不達政化之不明故俗移於下而上不知今出於上而下不聞此讒說之所以行也納言所以伸民言而觀民風也出納朕命惟允所以審君言而擴民教也此道化所以通於民民心所以化於上而邪說所以不行也夫邪說設行古今要不能無顧唐虞之時風俗醇厚政化修明一有讒說殄行之興則衆以為駭上以為疾而觀民風修教化所以邪說者不得作後世上無教下無學邪說設行肆然行於其間民皆安之而上之人又或從

而助之此所以莫之禁也噫其來久矣書稱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聽之然則納言典樂二職固相關也此夔龍所以並命與後世出納之司則有之納言則非矣帝曰

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欽之一辭堯舜之心法前後所以相

傳君臣所以相警也推此一語二十二人之命雖人各有一職職各有所重而欽之一辭實總而終之無此心荒矣則職

禹臯陶相與陳謨

古者聖人君臣以有天下為重事不以位為樂方帝堯在

上而舜登庸詢事考言既而堯老舜攝舜順堯於上而酌行於下二聖人在上禹臯未必有言也至是堯崩天下歸舜而舜既為天子矣一聖人在上故禹臯始相與陳謨以輔成之故史記

曰臯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臯陶相與  
語帝前臯陶述其謀曰云云而帝又命禹曰汝  
亦昌言履祥按伯夷當作伯益蓋禹謨所載  
克艱之說而帝舜謂惟帝時克伯益亦復陳帝  
堯之德而又有儆戒之謨禹曰帝慎乃在位有  
天其申命之說而帝又有臣鄰之咨有作朕肱  
耳目之咨是皆舜始為天子君臣相警之辭故  
今繫臯陶謨益稷之篇於初年之下若禹謨則  
附格汝禹之年其實舜典為經而三謨乃  
其傳善觀書者亦當以謨附典而觀之

臯陶謨粵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  
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  
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允迪厥德勉君也謨明弼諧  
勉臣也有允迪厥德之君則

有謨明弼諧之臣古人言行無二致皋陶以此二語為平日立言之首蓋其所允蹈之者故皋陶之首史記不假他語以贊皋而以此二語之謨為首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允迪厥德之事也庶明勵翼謨明弼諧之義也自謹厥身修以至邇可遠在茲即大學之道也凡皋陶之言體用具備品節詳明簡而盡詳而粹前古以來未有若此篇者其萬古立言之法與後世稱皋陶者獨以謨名信乎不可及矣

皋陶曰都在知

人在安民

此推明為治之綱要在此二者而知人所安民也終篇發明皆知知人安民之目

禹

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

巧言令色孔子

哲惠二字古者聖仁之異稱哲者聖之資惠者仁之功也帝堯也言二事雖帝



堯亦未易盡使二事而易盡何以有工堯三苗  
之慮哉唐虞君臣皆自以為不足故其言如此  
臯陶曰

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此以下言知人

也言人之德見於行者其凡有九而論其人之  
有德者固當歷述其於九德之行有幾事實也禹曰何

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

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

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

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知人之目也以此九者定有德之名其別凡十有八  
字而合為九德者自寬以至彊九者其氣質之性也自

粟以至義九者其變化進修之學也有上九者而無下九者以濟之是氣稟之偏非所以為德之中也寬者多不堅密是弛也故寬而栗則為德柔者多不能卓立是弱也故柔而立則為德應謹應也應者多同流合污而不莊是鄉愿也故應而恭則為德治亂曰亂謂有治亂解分之材也能此者多恃材而易忽故亂而敬則為德擾者馴熟而易奕故擾而毅則為德直者徑行而易訐故直而溫則為德簡易者多不修廉隅故以簡而廉為德剛者多無止蓄故以剛而塞為德一曰塞實也實則非素厲也塞古文作塞強者恃勇而不審宜故以強而義為德有常者謂有是德而能持久者也若今日寬粟而後日不然一事強毅而他事不爾則不常易變不足為成德也故雖有是九德必能有常則始足為有德之人用之則得矣小人勉強于一時亦似有德然未幾而變用之豈可保其福哉凡是九德也得其三而用之則有家之事振舉矣得其六而用之則一國之事精明矣

至於俞受敷施盡得而用之則職無不修治無不舉而材成輔相之事無不成矣蓋以得人多寡為治道小大

之差也日宣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日巖疑作曰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章又自君心推之以結知人之本而起安民之端也天

下之治雖散於條目顯設之間實在於戒謹恐懼之本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此臯陶警切之意聖賢論治之本也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此安民之目也天叙者天理自然之倫叙

也其典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典也勅則正之惇則厚之也民德之不厚以五典之未正正五典所

以厚之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也其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自則自我制之庸則自我用之也禮之不行以制之非出於上也故自我制之所以庸之也同實者即典禮以同人心之實協人心之恭和人心之衷均有以全其降衷之初也舊說君臣則文意似不相入安民者先之以五典之教以導之繼之以五禮之制以齊之則斯民莫不安行乎天理之中矣全此者為德於是乎有賞悖是者為罪於是乎有刑政事則因刑賞而舉凡治民之事者言之也典禮賞刑安民之綱目始終本末備于此矣此固聖賢之所謂安民者與

天聰

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

土聽明聽其言視事行也明威監其德禍其淫也尚書

有民者不可以不敬前章言知人之目而以人之代天終之後章言安民之目而以天之自民終之警戒之意

深矣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臯陶曰

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臯陶之陳謨悉矣其切於悟主也故終之曰朕言惠可底

行欲人不知為空言而必行之也其切於自反也故又繼之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欲己不為空言而輔行之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帝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亦陳其昌言伏

生今文益稷合於臯陶謨篇末文勢相接史記亦同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

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

民昏墊予乘四載

蔡氏書集傳曰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輅山乘標也輔史記作棧漢書

作羸以板為之其狀如箕槌行泥上標史記作橋漢書作桷以織為之其形如椎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

蹠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

食曰鮮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此井地之原也蔡氏曰一畝之

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暨稷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

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隨山刊木之初蓋焚山澤為民奏魚獸之食此其初救民之權宜也決川濬畎之際稷降播種為民舉艱鮮之食此其中民食之無舉也至於懋遷有無之後穀粟通行而烝民皆乃粒之食此其末民食之皆足也古者民食素備雖有九年之水民無菜色然自鯨九載之後水患既久五穀不登民食竭矣聖人所以為通濟之術如

此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自叙其功云爾臯陶俞之可矣而復曰師之何也蓋禹所言

者孜孜之實天下事功未有不自艱難辛苦孜孜而後能成之者此真實用功之語所以為可師與禹曰

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

哉鄰哉鄰哉臣哉

止者靜也謂未動之時也安猶保養也幾事端之微也康安靜而不為也

大抵君心當靜止無為之時必安靜以存養之惟當察其幾微之端亦惟當守其康靖無為之規其為之輔弼者亦於此時而常致其忠直之益必如是而後可以善其動動而愜乎人心之同然而其心明白無瑕天命自與之悠久矣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帝深感弼直之辭而又反覆嘆咏以相資也鄰即四鄰詳見下文禹曰

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

力四方汝為

左右有民導之也明倫齊禮所以扶持人心之中也宣力四方者安之也興利除害

所以維持天下之勢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

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締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

明

蔡氏曰黃帝克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上衣下裳之制制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

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雉取其文會繪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虎也取其孝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白

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締鄭氏讀為箭緇也緇以為繡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

二章也米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繡帛也繪於衣繡于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



其尊卑之差等也 衣服繪畫之末聖人顧重之與左  
右宣力四方並言之何也此制禮之準也龜山楊氏曰  
衣服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  
或加非所稱不明孰甚焉

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五言者言之比於五聲有清濁  
高下之節者所謂詩也納之者

采詩以知民俗出之者播之於樂以感人心也凡入情  
之感動為風土之歌謠於是詩焉古有采詩之官采  
其詩以律呂諧其聲被之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而謂  
之樂因其聲音之和平怨怒而後其政化之得失民俗  
之所感者可知也此其所謂納五言者也擇其所感者  
正其所道者雅其聲安以平其樂淡以和者用之鄉人  
邦國使里巷之間皆弦歌之音聽之者莫不淡且和焉  
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  
中治之至也此所謂出五言者也 汝明以上聖人之  
制禮也汝聽以上聖人之作樂也禮莫先於服章之等

故以作服為重樂本出於  
言志之詩故以五言為主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

言欽四鄰

漢伏生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凝後曰  
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

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  
也履祥按書有四鄰而文王世子亦有設四輔及三

公之言四輔即四鄰也三公者天子師之而不敢臣庶  
者也四輔者豈天子鄰之而不敢臣者故謂之鄰與庶

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

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有虞

之盛聖人屢以讒說為憂既聖之又朴以教刑甚太平  
之世後生小子乃逸乃誘既誕雖士大夫或不免後世  
風流清談文詞放言皆此類也惟聖人則知生於其心  
捕於其口必亂於其政故獨憂之而亦以命禹侯射侯

也明教之也庶頑讒說教之而以射侯為先不其迂乎  
蓋古者世簡風質非有文字之繁古之教人者其義理  
寓於禮制猶今之教人者其義理寓於方冊也故古之  
教者以射侯猶今之教人者以書冊也夫射者體欲其  
比於禮節欲其比於樂正其心而後可中多也此射之  
為教所以先也納言即所納之五言時而聽之則播之  
樂以出之所以教也射禮也納言樂也書識格庸政也  
捷記否威刑也禮樂刑政聖人所以同民心也百拱  
之職無所不總闕六律五聲所以命夔者也化庶頑讒  
說所以命龍者也禮所以命秩宗刑所以命皋陶者也  
而皆以命禹相職無所不統所以總其網維而經緯之者與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

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  
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

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黎獻民民之責者也敷納下

陳而上納也明庶明其眾庶也禹俞舜之命而又有所言謂化頑讒者以明明德於天下為本以舉賢才為先以考功實為務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而為此傲放縱誕之讒說哉不如是則頑讒之風浸淫於士大夫而敦罔功矣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

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讒說之興本於遊遊之習而人君身心又

臣民政化之本一或以太平自縱則風化之壞端自是始故禹勉舜以明德為本又舉丹朱以傲德為戒舜與朱聖狂相遠然其幾本一間耳禹蓋用功於自治故言之懇切如此額額不休息貌所謂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也

予創若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弟予

惟荒度土功

塗山在今濠州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

履祥按禹娶塗山與生啓亦皆治水八年間事前後非一時新婚四日而不留是禹不暇顧其妻也生啓呱

呱而不入是禹不暇顧其子也禹自言不暇顧其妻子耳而或者之說多妄矣 弼成五服至于

五千州十有二師

孔氏曰治洪水一州用三萬庸大傳曰古者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

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州有十二師焉鄭氏曰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

夏之數也蔡氏曰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辱后也履祥按以下文考之蔡氏

之說為正禮記所謂三十國之正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

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  
謂十二師五長內外各迪有功而獨苗頑不即工則苗  
之頑又有大於庶頑者庶頑之譏轉移之機尚在我苗  
頑之頑為中國患而轉移之機有未易致力者故禹尤  
以苗頑為警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

象刑惟明

禹迪德臯陶刑帝舜化苗之機在此二者故兼以命禹臯

巡狩四岳八伯

虞夏傳曰維元祀巡狩四岳八伯鄭氏曰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年也

履祥按祀之與年

崇古或通稱但各有所重與又曰四岳之職出則為方伯後分置八伯履祥按八伯蓋其時每方二伯也其名見下壇四奧鄭氏曰為壇祭四方之神沈四海鄭氏曰祭水曰沈封十有二山鄭氏曰祭者必封封亦壇也肇十有二州鄭氏曰肇域也為營域以祭十有二州之分星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馬代岱通東

嶽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鄭氏曰  
陽伯猶言春伯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侏離舞曲名言  
象物生育離根株也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如余謠  
然後應律也哲當作析春厥民析哲陽樂正所定也是  
時契為司徒掌地官矣又舉禹掌天官義本作儀伯之  
樂舞裴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鄭氏曰儀當作義  
仲之後也裴動貌哉始也言象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  
南任也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馬鄭氏曰中仲也  
古字通春為元夏為仲五月南巡狩仲祭大交氣於霍  
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夏伯之樂舞謾或其  
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鄭氏曰夏伯夏官司馬也葉掌  
之謾猶曼也或長貌猶物象之滋曼或然也初慮陽上  
極陰始謀也謾或為謗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  
謠名曰朱于鄭氏曰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  
也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馬鄭氏曰八月西巡狩  
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之樂舞蔡

倣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鄭氏曰秋伯秋官士臯陶  
掌之蔡猶衰也倣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和伯之樂舞  
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鄭氏曰和伯和仲之後  
玄鶴象陽鳥之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幽都弘山祀貢  
兩伯之樂馬鄭氏曰弘山恒山也十有一月朔巡狩祀  
幽都之氣于恒山也五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冬  
伯之舞齊落鄭氏曰冬伯冬官司空也垂掌之齊落終  
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為聚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  
鄭氏曰此上下有脫辭其  
說未闕歸格于禘祖用特

履詳按諸侯必貢詩於天子傳曰貢兩伯之樂焉是  
古者侯伯亦貢樂於天子也義伯和伯豈義和之後  
以其知四方之風土氣候分為方伯那舜巡四岳禮  
樂之盛伏生泰博士遠見古書其所述諒哉昔者子  
黃子績儀禮經傳亦有取  
焉今附于此以廣異聞焉



三載考績

發例於此  
後不屢書

五載箭韶樂成

書曰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跄跄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蔡氏曰壘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彈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

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虞賓丹朱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管猶周禮所謂孤竹之管孫竹之管陰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二尺八寸中有椎柄連

底撞之令左右擊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鈕鐺刻以鈹標之鈹長一尺以木為之始作則擊祝以合之將終則標敵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大射禮樂人宿縣西階之西頌磬之南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踏踏行動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于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踏踏然也蕭古文作箭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箭韻蓋舞樂之總名今文作蕭故先儒誤以蕭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厚風羽族之靈來儀來舞而有容儀也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叢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徵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

靈瑞故別言之也

尹允諧

夔論韶樂之所感備矣又申言之以明韶之所  
以感也韶之所以感有非樂正之所能與者此

夔所以深嘆之鳥獸踳踳在東樂備作之後鳳凰來儀  
在蕭韶九成之餘而此云擊石拊石即百獸率舞何也  
韶樂以球為主絃竹革匏金木皆次之夔為樂正實掌  
鳴球而葦工以次舉之也故夔自言予擊石拊石而已  
而百獸自率舞庶尹自允諧是則非予之所能知者是  
必有妙于聲音之間者矣蓋推本帝舜之德也千載之  
下韶有存焉者矣而不聞有來儀率舞之盛者蓋人亡  
政息音存而操變矣 虞書傳曰維五祀定鐘石論人  
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鄭氏曰鳥獸率舞故更著四時  
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弘廣鄭氏曰詢均也五  
作十道孝力為右鄭氏曰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  
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者也秋養  
耆老而春食餽子乃勃然招樂與於大鹿之野鄭氏曰  
與成也樂以致天神出地祇假人鬼為成也 樂記曰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作樂以賞諸侯故天子  
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  
熟然後賞之以樂漢志曰帝舜命夔曰汝典樂教胥子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咏言聲  
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又以外賞諸侯故聞其音而德  
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  
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  
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  
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  
地順而嘉應降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  
今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六載巡狩**書大  
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鄭氏曰族  
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  
雖禽獸之聲猶悉闕於律鄭氏曰闕猶入也樂者人性  
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

因論十有二俗鄭氏曰今詩國風是也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鄭氏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頊箎柷敔琴也七始黃鐘大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履祥按此採詩作樂之始也族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鄭氏曰簇猶聚也樂音衆多聚之以為八也分定于五此五岳之事也五謂頊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氏曰天所以理陰陽也

### 七載作大唐之歌

書大傳曰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作大唐之歌鄭氏曰謗猶

灼也大唐之歌歌美堯之禪也

### 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唐孔

氏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此者言相背舜之黜陟善惡明也古史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惟三苗之遺民為惡不悛乃復分北處之以散其衆分北之者分其民順化

者與違命者猶後世剖分夷狄為生戶熟戶也履祥按有苗始末說者不同愚嘗綜其實書之所稱於前曰三苗於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辭則事有不同矣蓋其始部落不一總謂三苗說見堯紀當堯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當堯之時分北三苗則削其地分其民別有部落離其黨類於以黜陟亦以銷其勢也至其後徂征之時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三苗云者蓋已竄之後既分之餘存者特其一種耳說者又謂分北之政在舜李年來格之後故係之舜典之末是又不然夫舜典之事初年之事也古者無事之世帝王有作其規模設施皆於其初

年自是守之而天下治雖其間隨時消息蓋無幾也  
舜自初年卽政分命羣賢三考黜陟庶績咸熙獨三  
苗以罪分北則自餘無事可知矣故終之以陟方而  
餘不屢書焉且於典曰庶績咸熙分比三苗於謨曰  
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則分比之事爲三考黜幽之  
典在衆功咸熙之後無疑也非季年之事也且季年  
之事莫大於禪禹而典不書徂征亦不書何獨於分  
苗而特書之然則典之所書止其初年之大政所以  
權輿五十年之治者也若征苗之事則薦禹之餘如  
舜巡狩四嶽肇州四罪之政不繫之堯而係之舜者  
也不然來格之後彼既服矣又從而分比之所謂如  
追放豚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而謂聖人爲之乎

### 十有四載帝作歌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  
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

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蔡氏曰勅戒勅幾事之微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

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誣謾



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也此臯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績載成也叢脞煩碎也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墜廢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與虞夏傳曰惟十有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於時俊又百工相利而歌卿雲鄭氏曰卿當為慶天文志曰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鞞固是為慶雲此和氣也帝乃偶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且復且今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載歌旋持衡履祥按十有四載傳叙其君臣之歌盛矣然莫大於勅天之歌而不言何也所謂雍而歌者重篇必有所歌之篇所謂帝乃載歌必有載歌之語意者明良之歌其在此時與今繫之此年而以傳附之

十有五載帝載歌

虞夏傳曰維十有五祀記者武尸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

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運于賢聖莫不咸聽藝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寰裳去之於是乃八風修通卿雲叢聚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其穴此歌汲冢竹書亦有之然誤在伊尹祀桐宮之下考其辭非商歌也豈說經者以伊尹祠先王有古夏先鳥獸魚鼈咸若之訓故以係之與鄭康成以為帝舜之歌宋書符瑞志亦謂當是時景星出房慶雲興帝乃載歌其辭若此是必它有考矣然愚玩其辭與其事似為登歌祀堯之詩不可考矣今俱存之以俟知者子玉子曰宋書慶雲之歌恐皆後人所託似不類廢歌氣象豈有重華君臣觀此雲瑞而動色作歌以慶之者乎

十有六載九叙惟歌

虞夏傳曰維十

有四祀云云還歸二年鄭氏曰明十五年愚按當作十六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原

當作  
叙

履祥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大化其三事之歌與九  
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比音而樂之以勸其民使之  
不倦至是而歌之廟也其後禹有天下蓋常用之後  
世守之以為禹樂騷所謂啓九辨與九歌是也周官  
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用虞夏之樂而  
說者以九歌為韶樂誤矣朱子曰九歌禹樂也所謂  
九德之歌也九韶舜樂也所謂九韶之舞是也瞽朦  
掌九德之歌比於六詩意其辭議矣至戰國時騷亦  
屢言之豈及見其遺  
音耶後世不傳惜哉

丁巳三十有二載帝命禹總師

據張氏紀年丁巳書薦禹于天

此三十二載也而書曰朕宅帝位  
三十三載則自喪畢之年通數也

粵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朱子曰文命敷於四

海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于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蘓氏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

曰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朱子曰曰已下即禹祇承于帝

之言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惡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不容已矣

帝曰

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

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朱子曰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

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無告指民困窮指士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益曰都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

天下君

朱子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而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

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經緯政化而言則謂之文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為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固為有理但此語接連上句惟帝

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稱其美而不見勸勉規戒之意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為是此舜初年之謨所謂帝者皆述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朱子曰惠從順迪道也逆反道也惠迪從逆猶曰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履祥謂舜因禹克艱之謨而論堯之克艱益因舜論堯之辭而推堯之德業蓋舜明堯之心而益明堯之德禹因益言堯得天之效而推言感格之由則又以警舜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無虞

無可慮之時也無虞之時法度易弛逸樂易過故戒之也謀勿成謂謀之未決者未可行凡事必已審決而後行也百志惟熙謂心之應事皆明而無所累也益之言罔者五勿者三無者二皆儆戒之目也失度逸樂戒其修諸身者也賢邪謀疑戒其施諸朝廷者也違道從欲戒其施於百姓者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戒其不倦以終之雖違之夷狄可也千百姓譽與咈百姓二句相反須是兼看戒其干譽則或至咈民戒其咈民則或至干譽要在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總言道欲二字

原綱領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

叙九叙惟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推言德政養民之目也所謂

六府者府蓋官府之府六府所以裁成天地之性遂萬物之宜而致天下之利者也傳稱古者物有其官官修

其方故有五行之官所謂木工火工金工水工土工是也其在唐虞豈非六府與記禮殷制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蓋本有虞氏之舊制也土木水三司其名不易司草則教府司貨則金府司器則火府銘冶之事也鄭氏謂在周則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楛人也司貨非人也然則其在有虞豈非司空朕虞后稷共工之職與或九官之外自有專司六府者與或當時六府以事而名不必專職與六府各修其職矣而政事之大有三焉教之以正其德通之以利其用節之以厚其生此三事所以同天下也故謂之和正德則厚典庸禮之事如司徒教教伯夷降典后夔典樂士制百姓皆是也利用即同律度量衡懋遷有無化居之事厚生則制用均節之事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三年耕必餘一生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荒水旱民無菜色是也舊說三事既指人力之為而六府乃指五行自然之利如此則



並為九功非類例矣。縱曰修屬人事，可列為功。然修與和對耳，非正利厚二言之比也。且行有五府，有六土爰稼穡而離為二於義不通，不若從記禮天子六府之說。則六府以職言三事，以事言而九功之說得矣。六府之所掌三事之所運，謂之九功，皆有成績功緒，謂之九叙。民樂其樂，利其利，沐其化而歌其事，來而貢之上之人。比而成章，謂之九歌九歌也者，太史公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蘓氏謂其辭事若幽風之類，其是與。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自水土既平以來六府之

修三事之和久矣，和豫之世人情易緩，庶事易弛，故禹於此論德政養民之事，必戒之用休，謂時戒喻之而使之休休者，知樂業安常之為美也。必董之用威，威古文作畏，謂時董督之而使之畏畏者，知廢事失常之為惡也。必勸之以九歌，九歌者以其昔日之歌，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邦國，以及閭巷，莫不歌之，使民樂而

不忘思而不貳勤而不倦焉此德政養民無窮之治也  
蕪氏謂九歌若幽風之類愚謂如此則周官吹豳詩以  
樂田畯吹豳頌以息老物  
亦勸民九歌之遺意與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

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朱子謂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水土之功以美之也  
帝

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

怠總朕師

朱子曰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

于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位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

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虞廷大臣德之相似者禹皋耳故禹

於命攝之時所避惟皋禹懼帝舜惟見己之功而不見  
皋之為功也故勉帝以念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者謂念  
之也熟則雖捨之而不可易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者謂言之也熟則雖外之而不可違禹以帝與己而不  
與皋或者言念之或遺而不見皋之功與如見皋之為  
功則自有不可捨皋而它與者此禹必欲避皋之辭也  
一說我舍皋陶固在皋陶舍之不念亦在皋陶名之於  
言固在皋陶允出於心亦在皋陶亦通但與上下句帝  
念不相  
應爾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

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

功懋哉

禹恐帝舜不念皋之功故反覆以念功勉之帝  
固未嘗不深知皋之功也故因禹言以推明皋

之功馬大抵臯之知見密於禹而禹之勞績著于臯禹之功天下所共知而臯之為功非舜禹不知也然帝雖不聽禹之遜而亦下遺臯之美雖美臯陶之功而不為遜位之辭相於此而聖人公平正大之心又可見矣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舜方推美臯陶之功臯則

歸美於帝舜之德而帝復以美臯馬君臣有功更相歸美此同虞廷之盛然君臣之體相須以成實有不可相無者故其成功之交相歸美也帝曰來禹泮水做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降孟子作泮泮水者洪水也成允成功者成實成之功也朱子曰允信也奏言而能踐其言成功而能有其功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上惟汝賢美其功也此惟汝賢

美其心也有是心能有是功者鮮矣有是功而又有是心抑尤鮮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矜者自大伐者加人不矜不伐禹之

所以為大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厯數在汝躬汝終陟元

后朱子曰厯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固知厯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

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堯之授舜曰允執其中此授之以治天下之則也一人之治天

下惟在於持此無過不及之則以裁天下之事使之各得而已爾舜之投禹也而拔之以三言而又授之執中之則也天地一理運而為陰陽五行之氣其化生斯人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而心者則理氣之會而知覺馬者也人心者知覺之生乎氣如耳目鼻口四肢與凡攻取之欲是也道心者知覺之生乎理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蓋管乎耳目鼻口四肢者也生乎氣者周亦理之所有而易流於欲故危原乎理者攝乎氣之中而不克則晦故微先言人心而後言道心蓋道心之所以微亦以人心之危有以微之也精則察此念之發為人心為道心也一則守道心之正而不貳也如此則自吾心而達之天下凡所云為皆有以得其中矣中即道之用也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

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精則擇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

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

豈有加於此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言人之言也無

考於實者勿聽謀己之計也不詢於衆者勿庸舊說謀亦人謀猶史所謂以一人之言而進退之者可愛

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

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

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蔽斷

也昆後也三十有三載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

### 帝之初

履祥按禮稱有虞氏宗堯則神宗堯廟也古史稱舜之子孫乃更郊堯而宗舜此說非也當是禹郊堯而宗舜爾三聖揖遜以天下相傳祀以為宗以有天下之大統也自夏后氏子孫繼世以有天下商周征伐以有天下固異於是而諸儒之說亦始膠矣



帝命禹叙洪範九疇

箕子曰我聞在昔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

彛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初一朱子曰此讀也全讀則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者皆為句讀不明也下皆倣此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鄭氏曰王謂禹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年也履舛按古者數年自人君即位為元亦有因事起年者元年即一年首年云爾非有它大義也時帝舜為天子三十三年禹攝其事而比稱元祀者謂攝政之一年爾自說春秋者始以改元為莫大之事於是後世之論膠矣帝令大禹步于上帝使禹推天道也禹乃共辟厥德受帝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鄭氏曰初禹

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于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  
奉帝命而陳之也 復祥按此叙九疇也禹始攝天下  
之政故帝令其以所得洛書推為治天下之綱目也王  
皇義通九疇之數以皇極為中而九疇之用以五事為  
始蓋皇之建極本諸身也故九疇以此二疇為要然而  
漢伏生等傳失其真其後遂專言灾祥休咎之證其亦  
範之一用與錄分戶析各指事應則失之拘矣 易大  
傳曰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曰洛書者禹治水時  
神龜負文列于背有數自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劉故  
曰禹治洪水錫洛書而陳之九疇是也 闕子明曰洛  
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  
後右 朱子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  
圓者徑一而圓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圓四圓三者  
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圓四者以二為一故兩  
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  
五矣此圖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為中也洛書以五奇數

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一二七九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正者為君側者為臣有條而不紊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之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西北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一六水也二七火也四九金也三八木也五土也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舍九二舍八三舍七四舍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妙所以為

妙也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叙為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並義于王子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

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  
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  
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圓于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  
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  
者有得有失則驗于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  
也係五紀於四而福極于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  
之不齊則賦于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  
相並也係八政于三庶證於八施于政者有善有惡  
則感于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于王子曰一與  
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  
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  
五事于二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  
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  
係五紀於四庶證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證者  
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  
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

證相為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  
子蓋率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繁  
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橫錯綜然  
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  
上下左右錯綜四環而樞紐幹運於中也是亦自然  
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于一以見化生  
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  
之在人者為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馬五性感動而  
善惡分萬事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  
次之於三馬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  
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  
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  
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八政贊五  
紀者以一人立極為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  
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  
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係至不輕也其中否吉

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庶證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即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入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叙也至于五事敬又哲謀聖而驗諸庶證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圖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勾連錯綜以至于九勾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叙疇於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與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復九州

經世歷曰禹受命于神宗正天下水土分九州九山九川九澤按此年禹以十二州仍為九州

此氣數卽子係之  
下已其必有致也

三十有五載咨禹征有苗

大禹謨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  
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  
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

有勳

世之言有苗者多謂其負險阻抗衡中夏若後世  
荆楚之為觀舜禹呂刑之辭不過以其弗率反道

賢否易置棄民虐刑耳初不為其抗衡而征  
之也於此見聖人之征伐其究以為民耳

三旬苗民

逆命

禹之徂征也不必直搗其穴也奉辭以臨之警其悔悟耳苗之逆命也不必發兵拒守也不從辭命

未知悔悟耳三旬而未奉命益猶欲其久而自悟故贊尚班師也聖人征伐之師於此可見矣益贊于

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

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

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苗民

之逆命也非舜禹德有未至亦非行之或滿也而益云然者古者聖賢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大率如此夫以苗之頑至於臨之兵又至于兵不可懼亦極矣豈必果進師以滅之哉又謙以處之又反求其所謂德而已矣以帝舜之事父豈有不至而不得於父帝亦惟自負罪引慝而終能底豫故凡自反誠切者終必有格又至誠之



道可以感神  
而况有苗乎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

舜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誕敷文德大敷其文命德教使教化新明于諸侯交

暢旁通謂之誕敷不必施之有苗也舞于羽者示之以禮樂也于武舞羽文舞蓋示反武敷文之意兩階賓階主階蓋舞之羣臣羣后朝會觀享之地也古人無文字書冊之煩凡衣服物象器用禮樂之具皆所以示意向而明教化也路史曰於是命禹行天子之事三載釐苗弗恭命禹征之淮南子曰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稜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

履祥按舜之攝也觀諸侯巡四岳行天子之事也不待堯復命之也禹之攝也徂征之師帝猶命之而傳記亦有舜南巡之說是征伐巡狩禹不專也豈堯舜之事不詳見於經計舜每事亦必稟命與抑堯之命

舜也曰陟帝位舜之命禹也曰總朕師終陟帝位云爾其攝復有不同與

甲子三十有九載

即子皇極經世以運經世之二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甲一百

八十一經世之于二千一百六十一甲子夏王禹八年祝氏曰唐虞當第六會之終元經會之運卦在會之

世唐虞之世同入上又變而為革則天運推移矣當數之交堯舜知天之歷數以天下與賢苟非二聖之大德安能保災度難洪水滔天非小沴也凶凶檢惡非細故也惟堯舜能平定之故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是年運之甲大畜節世之子  
癸酉四十有八載帝陟方乃

死書稱五十載蓋自堯崩之後通數也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言舜生三十而登

庸又三十年而在位又五十年乃崩言其年數并非是號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

曰陟陟畀也謂昇天也朱子曰方猶雲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徂落而死也史記曰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塋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塋蒼梧象為之耕禮記曰舜塋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西漢劉向傳舜塋蒼梧二妃不從前漢書引禮記作二妃今本曰三妃者誤也韓子曰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于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稱君也大紀日記稱舜塋蒼梧劉道原以為舜巡狩南裔往而不返者欲兆庶專意戴禹也夫舜本以耄期倦于勤使禹攝政使遠巡荒外而死是與經意相反也舜之授禹以天下者本乎民心與天意爾使禹有天命舜雖不死於荒外何病於禹使禹無天命舜雖死于荒外豈能有益於禹哉此記者謬誤道原習而未之察也

履祥按淮漢以北上自伏羲下至近代帝王之墓尚皆可考獨舜冢不見於此而蒼梧去都最遠重以三苗之亂歷舜禹始克平之故舜禹於南方之地多其遺蹟而禹數然也是以舜至蒼梧今南方之地多其遺蹟而禹亦有會稽之會死亦葬馬聖人以天下為家不可以遠近論也

甲戌四十有九載乙亥五十載禹避於陽城

孟子曰舜崩三年之

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舜之子而之禹路史曰女嬃生義鈞及季釐義

鈞封商今商之商洛有克女墓武關西北百有二十里商城是也禹封其子於虞李釐封於緡其後為夏桀所克舜庶子七人圭胡負遂廬蒲衛甄潘饒番傳郤息有  
何毋棘餘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皆其裔也夏有箕伯箕伯之後箕子

履祥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德不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爾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則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說也舜郊嚳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事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鯀禹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祀郊禹矣祀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皆天子之事守也

資治通鑑前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前編卷三

宋 金履祥 編

夏后氏大禹

史記作帝禹

丙子元歲春正月夏小正曰

夏小正夏時之書見大戴禮戴德作傳與正文合為

一篇朱子儀禮別出之

春正月啓蟄

愚按今二月始驚蟄而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月令孟春

蟄蟲始振豈古者陽氣特盛啓蟄獨早與國語謂陽瘳憤盈土氣震發則蟄蟲之動固宜然啓者始震之謂非出蟄也  
鴈北鄉月令鴻雁來傳曰雁以北鄉為居生且長焉  
雉震响震振也响鳴也書曰

越有响雉

蓋其音云 魚陟負冰

月令魚上冰是也魚冬則氣在腴故降春則氣在背故升負冰者春

冰薄魚既升

背若負之也 農緯厥耒

戴氏曰緯束也愚按古者立春先時命農大夫咸勸農用注田

器初歲祭耒

祭始為耒 始用暢

關澮本作暢舊注音韻按暢木生也訓達作暢

為是戴氏曰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愚按古者先立春王將耕籍則鬱人薦鬯王裸鬯鬯之言暢也祭耒而用

也 囿有見韭

韭陽菜春有之見露也

時有俊風

戴氏曰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合冰

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寒日滌凍塗

日滌凍解而為塗泥

也 田鼠出

戴氏曰啾鼠也按爾雅疏頰能藏食者

農率均田

率相率也均月令所謂皆

修封疆審端徑遂夏后氏一夫受田五十畝均田獮祭所以修其疆畔分其遂畝不相侵越同賴利澤也獮祭



魚月令鷹則為鳩月令仲春鷹化為鳩此在正月按月

二月節蓋因秦之舊故呂農及雪澤雪澤猶凍解也及傳所謂汲汲也及

此凍解便往治田農書曰春土初服于公田戴氏曰言先服公田

而後服其私田也愚謂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夏小正曰初服于公田由此

觀之雖夏采芸雜禮圖云芸蒿也葉鞠則見戴氏曰星

亦助也似邪蒿香美可食鞠則見名也按天

文書不見鞠星是時初昏參中則晨見也危室諸星耳古鞠菊通用蓋謂菊始苗故九月曰榮鞠則菊花也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是時初昏則日當在室壁柳梯

如梯也柳始綻梅杏柰桃則華戴氏曰柰桃山桃也緹蒨戴氏曰蒨莎也

次定四庫全書實治通鑑前編二

曰莎草也愚按爾雅蒹蒹侯莎其實鷄桴粥戴氏曰桴緹蒹即莎又廣雅莎隨地毛也鷄桴粥伏也粥養也

二月往耬黍耬覆種也禫戴氏曰單也讀屬上愚謂二耬當作種月漸暖耬黍者可單衣也

初俊羔助厥毋粥戴氏曰粥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於母也綏多女士

闕本作綏戴氏曰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愚按周禮會男女即此也女有家士有室所以安之也丁亥

萬用入學萬舞也此月令所謂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也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豈以是月釋菜卜日

以干取丁或祭鮪戴氏曰祭不必記鮪何也鮪之至以支取亥與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

其至有時謹記其時也按此所謂榮莖郭璞爾雅注曰春獻王鮪者也呂令季春薦鮪莖葵葉似柳子

如米沟食之滑者本草唐本注云此菜采繁爾雅繁皞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莖菜榮華也蒿即白蒿

也或曰繁所以生蠶昆小蟲抵蚘蚘蝗卵也按爾雅注疏蝗子在卵者名蚘然此云昆及小蟲之

微大抵皆卵粥也來降燕乃睇戴氏曰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睇盼也視可為室者也按

此呂令所謂元鳥至也剥鮮大戴禮作黝曰以為鼓也有鳴倉庚黃鸝也榮芸芸至

是華也時有見稊始收愚按爾雅疏稊一名芙蓉稗之草以其穢苗故其始生即收割之

三月參則伏至此參初昏而西沒也唐開元歷推夏時季春日在昴十一度去參距星十八度故

曰三月攝桑戴氏曰攝而記之急桑也萎楊舊注萎作苑戴氏曰楊則花韋羊戴

曰或曰磬音則鳴爾雅曰磬天頌冰戴氏曰分冰以授

仲春開冰而夏用三月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

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銅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始啓冰而廟薦之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

**采識** 戴氏曰識草也愚按識當

**妻子始蠶** 戴氏曰先妾而

作藏爾雅藏黃蔘注藏草葉似酸漿

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蘗食

後子事有漸也言 **執養官事** 此句連上文 **祈麥實越有**

自早事之始也 言蠶事也

**小早** 所以祈麥實者恐或有小旱也正月 **田鼠化為駕**

於農事三月於蠶麥言之不厭其詳

戴氏曰 **拂桐芭** 戴氏曰或曰言桐芭始生貌 **鳴鳩** **夏**

駕鶴也 拂拂然也按呂令桐始華

**四月昴則見** 是時日在畢背之 **初昏南門正** 其時立夏

問故旦昴則先見 日在井四

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八角距西五度其左鳴札按爾雅星八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鳴札如蟬而

小有文者謂之蜚蟬之小者謂之麥蜚戴氏曰蜚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蜚固有見杏

鳴蜮戴氏曰屈造之屬王質莠按呂令注當作質秀王質即王瓜本草陶注云即今土瓜也質

房九取茶莠茶苦菜也爾雅疏云苦菜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愚按即今苦蕒也莠當作秀

即呂令幽戴傳莠幽為句越有大旱此上必有缺文執陟攻駒執者離之去母

陟者升之君也攻五月參則見日在井鬼旦則參見浮游有殷蟬

也殷象盛也一名渠畧陸云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令人燒灸噉

之美如蟬也樊光謂糞中蝎離騷恐鷓鴣之先鳴鳴兮使夫百草為

之不芳蓋五月一陰生則時有養日戴氏曰乃衣瓜注

鴉鳴乃百草不芳之候也良蜩鳴按爾雅當作娘試新衣也良蜩鳴蜩五彩具者也匿之興五日翕望乃

伏戴氏曰不知其生之時故啓灌藍蓼啓灌者取其汁也藍可以染者

五月取以為澱蓼鳩為鷹唐蜩鳴按爾雅當作塘蜩草名取以為麩鳩為鷹唐蜩鳴蜩者匿陸璣云塘一

名蜩字林作噤愚按良蜩者初昏大火中心星也

蟬聲清長者也唐蜩則今噤也中種黍菽糜前二月種黍當作種黍此種當作種菽矣種黍菽糜豆也糜赤梁粟今陝西人作床是也糞

梅戴氏曰為豆實也愚按書曰若作和羹爾惟蓄蘭為

浴及佩也即今澤蘭俗名頌馬分大夫婦之駒一曰六月

厭草香可辟邪亦可為藥頌馬分大夫婦之駒一曰六月

初昏斗柄正在上寅桃

以為

鷹始擊

始搏

秋七月蒹葭

葭

葭讀為秀

狸子肇肆

戴氏曰肆遂也始遂也或曰肆殺也按字林狸伏獸蓋至此時而始肆也

湟潦生萍

萍一名萍大者名頻鄭氏曰水中浮萍江南謂之藻

爽死

未詳戴氏曰爽猶疏也

萍芳

萍亦有華者即蘋也

漢案戶

漢天河也起箕尾間分兩道其一道貫箕星之邊案戶者直戶

也古者戶皆南向則是時初昏天漢直南也

寒蟬鳴

戴氏曰蜺螻也按爾雅疏寒蜩也即蜺也一名

寒蜩似蟬而小青赤色者也

初昏織女正東鄉

織女三星

時有霖雨

夏小正四

月越有大旱而霖雨在七月莊子亦有秋水時至之說今則霖雨在四五月呂令溽暑在季夏今則在仲夏蓋古今風氣不同而南北風土亦異凡書傳所載於今不同者於此可以類推

灌荼

荼萑葦之秀也為蔣

稽之也。崔未秀為莢葦未秀為蘆大戴禮莠作秀

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剥瓜

玄校

戴氏曰玄黑也校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

剥棗與零

棗栗熟也

丹鳥羞白

鳥

戴氏曰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有翼為鳥羞也者不盡食也按呂令

止曰羣鳥養羞與此不同缺疑當考

辰則伏

大火初昏而沒也

鹿人從

山虞掌獸

之官從從禽也謂始從禽也

駕為鼠參中則旦

當作參見

九月納火

古者三月

大辰旦見故出火八月辰伏故九月納火

遘鴻鴈

遘音遞去也

主夫出火

夫當作火古者

季春出火所以焚萊於是民之用火於田野者不禁季秋雖內火然而火之用有不可廢者如昆蟲既蟄而以

火田之類於是主火度其用而

陟玄鳥蟄

古人重玄鳥當其至而祠



之故其來也書降其去也書陟皆貴之也螫者玄鳥  
去則多螫於鳥岸間土穴中沈存中筆談嘗載其事熊

羆豹貉鼪鼯則穴

此周官所謂螫獸也

榮鞠

呂令鞠有黃華是也

樹麥王始

裘雀入于海為蛤

蚌屬

冬十月豺祭獸

呂令在季冬古人豺祭獸然後田獵

蓋古人於禽獸每有不忍殺之意惟天地肅殺之時豺獸自相食故此時取之以為乾豆賓客之用初昏

南門見黑鳥浴

戴氏曰鳥也浴者飛乍高乍下也

時有養夜雉入于淮

為蜃

大蛤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十有一月王狩

冬獵謂之狩

陳

筋革

弓甲器用之備也

畜人不從

戴氏曰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

隕麋角

夏至鹿角

解冬至麋角解

十有二月鳴弋

按當作爲今雪霽霜風之晨則爲鳴一說鳴弋猶言鳴弦弋者

以生絲繫夫而射謂獵禽也

元駒賁

戴氏曰元駒螽也賁走於地中也愚按螽方言齊魯之間謂之

蝓螽西南梁益納卯蒜

戴氏曰卯蒜者本如卯者也納者納之君也愚按納者收藏之

虞人入梁隕麋角

上文重

論語曰頗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朱子曰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縣子問子思曰頗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

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  
天者則革之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  
夏得其正故夫子云晉董巴曰昔伏羲始造八卦  
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  
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顓帝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  
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歷營室也冰凍始  
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日作時地日作昌人日作  
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聖人為歷宗也湯作  
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為節更以十一月朔旦  
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  
為得天以承堯舜從顓帝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  
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唐大衍歷議曰夏小正  
雖頗踈簡失傳乃羲和遺迹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  
用夏時更以正月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進亦夏歷  
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  
歷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歷

以參右肩為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柄懸在下時枕  
參首所以著參中也李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  
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  
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  
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  
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  
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  
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

履祥按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  
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小正者其紀候之  
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豈亦夏時之一端與聖  
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  
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儼曰收而場功侍而畚楬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然則舉一  
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  
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即位會諸侯于塗山

塗山在今濠州蘇氏曰有禹會村稽古錄禹即天子位會諸侯于塗

山執玉帛

者萬國

禮祥按玉帛萬國之說本魯諸君子而雜見於傳記朱子王制篇亦取焉夫塗山今濠壽益淮江之間非中土也禹何以會萬國於此意者東南之諸侯與古者萬國畢朝于都天子巡狩則其方之諸侯各朝于方岳惟東南諸侯西至衡岳北至泰岳道里為遠故禹總為塗山之會其後又東南而為會稽之會也塗山萬國之傳或者史傳之侈辭與

天紀曰為銘於箕箒曰告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鞞事見鬻子又淮南子加詳於此外紀同

二歲臯陶薨

史記曰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封臯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

后舉益任之政臯陶堯舜已有封此或畢封其支庶  
路史曰臯陶乃少昊之後四世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  
六乃臯陶之後別有舒蓼宣八年始滅初陶漁于雷澤  
虞帝求旃以為士師造律執中封于臯為臯陶臯之子  
封偃為偃姓又有孫恩成恩成其後世為理以命族至  
紂時理徵為翼隸申吳伯弗合以死取契和氏通難伊  
虛為李氏其後世為伯陽父管子曰后土掌北方故使  
為李注李獄官也則李理字通此云理避難為李也

薦益於天

益子曰禹薦  
益於天七年

履祥按堯薦舜禹皆其末年禹即位才一年耳  
何以即薦益也世稱禹年百歲益於是年九十有四  
矣然三聖授受事體不同堯之薦舜攝也  
舜之薦禹總百官也禹之薦益相之也

三歲考功

吳越春秋曰禹哀民不得已即天子  
之位三載考功禮記曰禹立三年

百姓以仁遂焉

**五歲巡狩**

吳越春秋曰五歲政定周行天下東漢書陳蕃傳曰昔禹巡狩蒼梧見

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外紀曰禹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為何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八歲巡江**

**南戡防風氏崩于會稽**

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問之仲

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羣神謂主山川之君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一作汪芒守封隅之山者也封隅山在今湖州武康縣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

為長狄今為大人經世以戡防風氏係初年與國語不合太史公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越外傳曰禹始也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約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椁桐棺穿壙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郟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又曰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又見少康紀

### 甲申后啓元歲

履祥按三代以來嗣君皆踰年而稱元與堯舜禹之間不同故胡氏大紀於甲申書元載今從之或曰是時三年之喪未畢益未有箕山之避啓未膺朝覲訟獄之歸宜未王也何以稱為元年是不然古者稱元無大意義特以其君天下之始計年耳況益之相禹異於禹之相舜禹之相舜異於舜之攝堯其時異其



事亦不同。孟子之俱以薦言者，推堯舜禹之心也。其俱以避言者，推舜禹益之心也。當時事迹固自有不同。故胡氏於明年書益歸政就國而不言避，是為得之。

## 二歲益避於箕山之陰

大紀曰：伯益歸政就國於箕山之陰也。萬章曰：人有言至於

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適當作近，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

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繼  
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孔子曰唐虞禪  
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越絕書曰夏啓獻犧於益啓  
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  
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  
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  
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三歲大戰于甘

皇極經世元年  
伐有扈今按孔

安國謂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唐孔穎達謂禹崩益避  
箕山之陰天下諸侯歸啓啓遂即天子位史記稱啓立  
有扈氏不服故伐之益由唐虞受禪相承啓獨繼父以  
此不服愚按楚辭天問亦謂啓伐益作后而卒然離有  
扈之蠱集注如史記之說書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  
令故係之伯益歸政之後書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  
卿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  
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

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  
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  
扈不臣之罪按甘在京兆鄠縣有甘水甘亭蓋西方諸  
侯也時夏都安邑在關河之東而有扈在關西之地叛  
以天下大勢論之不為小變矣六卿六鄉之卿也按周  
禮卿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  
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  
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  
是也意夏制亦如此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警告汝有扈氏威侮五

行怠棄三正

六事之人謂六鄉之卿六卿曰六事猶三公謂之三事也威侮五行者暴殄天物一

說不順五行之理猶所謂狎侮五常也三正舊說天地人之正道

天用勦絕其命今予

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

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右御皆五伍之長在車者也汝六事之

人也古者車戰之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三其兩其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刺中御馬蓋每兩之長也一鄉一軍則一萬二千五百人蓋五百兩也卿一人統之天子六軍則七萬五千人凡三千兩先王之師左右各攻其事而不以詭遇為功非惟師出以正然左死於射右死於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故能為不敗之師此先王之軍法也左右御不職其事皆曰汝不恭命蓋責之卿也天子治軍惟責之卿卿各督其所部然亦至兩之長而止自用命賞于祖兩以下則其長自治之此軍制之分數也

弗用命戮于社予則拏戮汝

古者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征伐亦然軍行被社釁

鼓是則天子出征必載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戮辱也戮非為殺

之凡罪以令衆皆戮也所謂殺而戮之所謂賜死而亡戮辱凡殺而不以令衆不曰戮罪不至殺而令衆亦曰戮孥戮者戮及其妻子所謂其孥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是也古人罪人不孥而此曰孥戮蓋軍法尚嚴故誓師之詞云爾師之必用賞罰古今所同也至若左右不踰御必以正此則王者之師而已楚辭天問曰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蠻向啓惟憂而能拘是達集註曰舊說禹以天下禪益天下去益而歸啓是代益作后也於是有所不辱不服啓遂與之大戰于甘故曰離蠻問啓何以能思惟所憂而能伐扈以達拘執之嫌乎九

歲王崩子太康踐位

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

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達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達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墨子曰夏后開命大廉折金山川鑄陶於昆吾作九鼎開即啓也避漢景帝諱作開贊寧要言曰詳其禹鼎不止圖山

川猛鷲之物又每州民戶地理寬狹皆可知也故後語云據九鼎按圖籍注云秦據執得周九鼎自然業次知九州戶籍圖書也

荀祥按諸家多謂禹鑄九鼎然於經無所考史亦不言九鼎之始觀方有德之辭似非指禹當從墨子之說然象物神姦之說滿蓋設辭以神之古之鐘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九州圖籍之說近是鑄九州山川而併及其所產異物則有之矣為其圖籍所以歷代寶之又按傳稱啓有鈞臺之享而書史不言其年歲鈞臺在河南陽翟嵎水之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筮亭謂啓享諸神於大陵之上或曰陽翟夏始封之地或曰禹都焉然河南固天下中或者啓即位之後羣后四朝大會同於此與

癸巳太康元歲尸位

王子卦數元年遇睽

十有九歲畋于洛表羿

拒于河五弟御母以從遂都陽夏書曰太康尸位以逸

豫滅厥德黎民咸貳

禹之德在民深矣今一再傳而太康始為逸豫黎民咸貳見所未見

也蓋自五帝以來聖聖相傳至啓亦賢能敬承太康尸位而即為逸豫生民所未見也故疑而貳焉又自堯舜禹以來數聖人之於民不啻父母於子其在太康猶父母死而不仁之兄暴棄之則父母之思為何如也民心本非易叛恃祖宗德澤之厚而不知自反者亦可省於此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

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夏都河北太康遊田無度

逾河之南又自河而逾洛之外又流連十旬而弗反此羿所因以得志也羿者有窮之君世善射亦以世官為名傳稱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則鉏其始封窮其新國故曰有窮因民弗忍者即傳所謂因夏

民距于河者即所謂代夏政蓋距太康于河不使  
反國而羿遂據夏舊都以代夏僭稱帝夷羿也 厥弟

五人御其母以從 羿于洛之汭 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

以作歌

太康在外忘反而羿入都篡國故五子御母避  
難迹太康所之逾河而南以從之望太康以圖

復國故于洛汭而不至洛表 羿而不返 哀宗國之顛覆  
痛社稷之危亡 親親之愛不能自遏 故述大禹之戒而  
為歌也 下文五章是其辭說者以五子各為一章 然首  
尾相應 或共為之 其一其二者歌節也 非指五子也

其一曰 皇祖有訓 民可近 不可下 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 愚夫愚婦 一能勝予 一人三失 怨豈在明 不

見是圖 予臨兆民 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為人上者 奈



何不敬

此章述大禹之戒，槩括以為歌。下叶戶，子叶與。圖叶杜，馬叶姥，一人三失之下，似逸一句。章末

二語則五子之詞也。與皇祖有訓，自相叶。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章亦大禹之訓五

子槩括其辭而為歌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

其紀綱，乃底滅亡。

自陶唐以來，皆都河北，是為冀州之地。今一朝失道，而三聖相傳之都衆

大之區，遂乃失之為羿，所滅以至于亡也。按左氏引此章曰：惟彼陶唐，即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

綱乃滅而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

孫，闕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有以叶百二十斤為

石大稱也三十斤為鈞小稱也闕通和平聖人所以同  
度量衡以一天下之制也載在王府後世則之舉此一  
端以見典籍  
規制之備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

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復祥按五子之歌五章一章言太康之失民也二章  
言太康之遊田也序所謂盤遊無度也三章哀京都  
之不保也四章痛故府舊章之淪喪宗廟社稷之不  
祀也而五章哀恫以終之夫失國固太康也而篡國  
則羿也五子之歌皆怨太康之辭無忿羿之辭者自  
反也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  
忽焉然則讀五子之歌君子是以知仲康之宜為君  
而夏之復祀也然太康雖為羿所拒不能濟河而猶  
立國於外以傳仲康豈亦  
因五子之歌而自悔者與

二十有九歲王崩于陽夏弟仲康立

路史曰太康在位十有九歲失政又

十歲而死

履祥按自唐虞以來都于冀州而冀自有牧非天子自治則甸服之地跨河南北也羿距太康于河不得復反舊都故五子之歌惟哀冀都之亡痛故府舊章之喪當時自河以南尚無恙也汲郡古文稱太康居斟尋鄰道元謂河南有尋地薛氏謂今拱州太康縣漢之陽夏即太康故城而傳亦稱相居帝丘大抵皆兗豫之境大河東南之地耳然則太康為羿所拒不能濟河而更都南夏以傳仲康迄于后相皆在兗豫之境古大河之東南羿據冀方之都因夏民以代夏政稱帝夷羿寒浞代之皆在冀州之境大河之北至浞滅相而夏始中斷後四十餘年少康遂復舊物云

壬戌仲康元歲肇位四海命胤侯掌六師

胤祥按仲康即五子之一也自太康政于有洛之表而羿距太康于河仲康及其羣弟避有窮之難奉其母濟河而南偃太康于洛汭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于甸服東南而居之至是太康崩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胤侯為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紆兄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為虛位而胤侯為羿黨也若是則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為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胤侯征羲和羲和避棄厥司旅拒厥邑蓋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有殲厥渠魁之命然仲康迄不能移羲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

未可與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聲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獨羲和以不臣受征然則夫子於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為能自振胤侯之為王室倚重矣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唐大衍歷日度議曰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

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謹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元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焯焯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為繆何獨謹疑於房星

履祥按虞廟以季秋日食為仲康元年而唐傅仁均等新歷以為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夫以歷術求之則魯歷殷歷周歷已自不同憑此却求豈無抵忤故以歷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者二十有八歲焉蓋歷家之說有歲差之法久近名殊新歷以五十餘年而差一度虞廟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古者天官氏因時以治歷而後世言天者執歷以求天執歷以求天者既有差於將來豈無迷於既往哉今從新歷之說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廟之說則合于經世之年且廟之言歷槩有活法焉如論合朔者則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于頻大日月相離何患于頻小此類可見雖然此猶以歷言歷不若以經斷歷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

之說於經為合何則經書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  
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書  
肇位以冠其首則徂征是其初即位之年而季秋月  
朔之變是其初年之秋無疑也以經為正固無假於  
歷以歷而論則元年之說為有  
合於經今從之繫於元年之下

胤侯承王命征羲和

皇極經世係壬戌又據子王子經世卦數仲康元年訟卦用事所以

其間有日食之變而又有徂征之師與羿爭諸侯也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

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

胤侯胤國

之侯入為王大司馬也羲和廢厥職者不共王職酒荒于厥邑者與羿同惡也告于眾曰嗟予

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明徵定保者即謨訓之辭徵如庶徵之徵謂明天之徵以

定保安之計也此一語以為綱領克謹天戒以下先王皆明徵定保之事惟時義和以下皆明徵之反

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

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

執藝事以諫豈有為天官而日食不以告王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明先王之制下證

義和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之罪

紀遐棄厥司此正義和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之罪也

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

干先王之誅說見上文古者日有食之伐鼓于社所以攻陰而助陽也其事則樂師掌之樂師瞽



者也故瞽奏鼓嗇夫馳者供救日之役庶人走者為救日之態以見日食之變天子恐懼乎上官民奔走于下變之甚也而羲和掌歷象之事乃罔聞知不以聞于上也其無天無君甚矣于先王之誅應上文 政典

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以下狗師之辭政典者大司馬之

法用之於軍旅者也故先時後時者皆殺無赦所以謹期會一師徒明節制也先時者邀功而亂陣不及時者失期而怯敵皆用兵之忌也是以兵法於此必嚴無赦之律焉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

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

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此戒其先時之過

殲厥渠魁脅

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

厥威允罔功

此戒其不及時之失

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克厥愛如公爾忘私奮

不顧身也懋戒以殲魁威克為勉以逸德愛克為戒也或問義和之罪不過失職耳竹勤徂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畔官離次棄厥司不甚於不朝乎曰沉亂于酒六師移之易爾曷為申明軍律激勵威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義和畔夏即羿者也意必有聚衆拒命之事焉故下文有脅從罔治之戒也曰使果畔夏即羿也曷為奉辭伐罪不名其為賊而止於責其不職也曰先王之制官各有職以事一人不供其職即不臣其君矣而况傲擾天紀為始亂乎曰傲擾天紀之為始亂何也曰自顓帝以來義氏和氏世其職先王賴之授時頒正以一天下之視聽久矣一旦有羿入間王室天子保遷南夏而義和首不為用是使正朔不出于天子諸侯不稟正朔於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而區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耳故庸征之書始述其

法以明其亂紀之罪終嚴其威以破其脅衆之勢也兵法莫整於脗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於脗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莫勇于脗征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經也 甲子三歲

羿滅伯封

伯封后夔之子也左傳所載伯封之事似失之誣路史禹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歷歲紀

甲寅敬授人時則伯封夏之天官仲康征義和而夷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耳 十有三歲王

崩子相踐位

經世曰相繼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郟氏

乙亥后相元歲征吠夷二歲征黃夷七歲于夷來賓吠夷來賓

竹書曰后相即位三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 東漢書曰昔夏后氏八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吠夷至七年然後來賓

歲寒泥殺羿

晉魏莊子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鉏在今澶州衛南縣窮石不知

所在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  
獸棄武羅伯困熊斃尢圍四子皆羿之臣而用寒浞寒  
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在  
今離州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  
己相浞行媚于內杜注曰內宮人愚謂羿所以為家衆  
所殺而浞所以因羿室者其原如此而施賂于外愚弄  
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  
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  
食死于窮門殺之于國門愚按羿入據夏仍號有窮故  
其國門亦謂窮門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  
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澆論語作乔周虞人之箴曰  
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  
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注曰羿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愚謂虞箴如此是猶  
惜羿之不能盡取夏也且從其僭而稱之曰帝虞人自

以其官獻箴故止為田獵而發可爾讀者不可以詞害  
意然君子之言不當如是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  
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  
焉朱子曰夷羿篡賊蒙乃逆儔其事無足論者孟子特  
以其取友而言爾 天問曰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  
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此行媚于內殺羿因室之事也射  
革猶云貫革吞滅揆謀也集注曰言羿之射藝勇力而  
其衆乃交進而吞謀之乎 離騷曰啓九辯與九歌兮  
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而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衍羿  
淫游以佚政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歎終兮浞又  
貪夫厥家集注曰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  
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羿政將歸浞  
使家衆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  
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曰亂流鮮終也

履祥按羿之亡也孟子述其取友之一端左氏述其  
亂亡之始末而騷之言為盡騷之言曰羿淫遊以佚

政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勢終兮泥又貪夫厥家夫羿篡夏者逆亂之流理固勢終矣况又有遊田之荒讒慝之蔽乎然則其前後木末俱足以戒矣

二十有八歲寒泥使其子澆弑王于帝丘后昏歸于有

仍靡奔有鬲氏

經世以靡奔係此年足以正左氏之誤帝丘今開德府濮陽縣顓帝始居此地

是名帝丘后相因之鬲在今德州平原魏莊子曰泥因非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鄩二國夏同姓諸侯后相所依處澆于過處豷于戈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昏方娠逃出自竄后昏相妃娠懷身也歸于有仍生少康焉按子王子卦數相即位之年世卦得睽終以弑隕至此世卦得歸妹是以后昏歸有仍少康在外氏者三十餘年汲郡古文曰相居斟灌漢書集注云

今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皇甫謐曰灌衛也愚按帝丘衛地斟灌亦衛地相居帝丘與斟灌相近而依之非居斟灌也

癸卯少康元歲相后緡生少康於有仍

自此以後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而皇王大紀即以少康生之年

為元蓋少康生

則夏統不絕也

甲子二十有二歲少康自有仍奔虞

伍員曰少康為仍牧正甚澆皆戒之甚毒也戒

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

害虞舜後諸侯也庖正掌膳羞之官賴以得除已害愚

按為仍牧正為之庖正皆少康為之以避禍非一國敢

以是官之也虞即今應天府虞城縣虞思於是妻之以

二姚思有虞君也而邑諸綸綸虞邑今應天虞城縣有

綸城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

布其德而非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愚按夏衆者即

帝丘二斟之遺民靡收二國之墟亦其助也官職者夏

之士大夫播遷者若遺臣靡之類是也。或曰古今言治者莫盛於唐虞三代。然考之三代自禹傳啓已有大戰之變。繼而太康失冀，相弑，隕絕四十年而少康始中興。季杼之後，鮮有可紀。商有天下，一傳而太甲幾墜。沃丁以後，比九世亂。河患蕩覆，轉徙不常。西略不知狄人內侵，古公避狄，高宗中興，又幾何世紂遂亂。亡以後，昭王即有南征之禍。穆王尤其幸，沒祇宮，夷衰厲暴，宣王中興，而非全治。幽王又大亂，平王東遷，而天下無寧世矣。然則語治者必曰三代何也？履祥應之曰：三代所以盛，以其聖王代作，其道化禮制，有以漸磨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與後世不同。爾不謂其暴君亂主之咸無也。夫以漢視三代，先武明章，視禹啓文武成康，可謂砥礪之與美玉。光武漢法，舊防尚未盡復，其紀綱天下之具，可謂疎矣。然以其起自諸生，側席幽人，而明帝興學，崇教臨雍，拜老，故其風聲興起，二百年間，雖庸君繼作，宦戚專政，而政亂於上，俗清於下，其民安於耕桑，其



士大夫厲於名節其故家遺俗闕於禮法其姦雄之人  
懼於名義東漢猶然况三代之世聖人代作有井田以  
業民生有封建以定民主有道德以正民有禮制以  
齊民行有詩樂以陶民風有教化以漸民俗制定而不  
可以卒搖化深而不可以卒變雖復有太康等比不善  
繼之君然所謂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者當必千百倍於  
東漢矣故三代之亂猶日之有雲陰雨霾而不害其為  
晝後世之治猶夜之有月星大燧而不救其為夜此古  
今之分也

壬午四十歲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衆滅寒浞立

少康王滅澆于過使季杼滅豷于戈復禹之績

魏莊子曰靡自

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  
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靡臯陶之後路史作伯  
靡杼少康子也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伍員曰使女  
艾謀澆女艾太康臣謀候也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

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論語南宮适問於孔子  
曰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子何子句然禹稷躬稼  
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  
哉若人 離騷曰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  
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集注曰強圉多力也言澆  
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慾不能自忍也康安  
也自上而下曰顛隕墜也言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  
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 大紀論  
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忍死謀報  
能以天道為定命不觀敵勢而攻圖則庶幾焉苟顧其  
私內覲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錄其不忘君  
父者幾希矣少康靡高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  
而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瀆死亡而不忘  
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  
舊物嗚呼此真可謂中興者矣故唐虞世南論歷代中  
興之主以少康為冠噫前王之所為後王之師也可不

鑿哉 廣漢張氏曰邵康節經世以寒泥滅相繫於壬寅是歲或癸卯少康生而克復舊物乃在癸未凡四十年有一年方少康在襁褓而夏之臣靡固有滅泥而立之心經營許久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方寒泥在上澆磴縱橫之時少康獨有田一成衆一旅其勢可謂埋微而卒用以興其間圖回謀慮必有大曲折惜不復傳于後猶幸有左氏傳所載耳要之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少康以為為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此數十年中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而況國乎惟其潛也若深淵之覩故其發也如春陽之振動惟其時者也

方夷來賓

竹書紀年曰少康即位方夷來賓 東漢書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

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

六十有一歲王崩子季杼踐位少子

無余封於越

吳越春秋曰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

無余隨陵陸而耕種逐禽鹿而給食不設宮室  
之飾從民所居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甲辰后杼元歲五歲征東海伐王壽

竹書紀年曰夏伯杼子東征獲九尾狐路史同

十有七歲王崩子槐踐位

國語曰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韋昭注曰能興夏道

履祥按自古人主非天資絕異或親歷艱難而能成中興之功者鮮矣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為中興之主后杼之生遭家未競與其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師于戈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毅之氣蓋可想見及其即位又能帥禹而行卒為夏家有德之宗夫以禹之明德懋功典則備具使得中主循而守之可以坐享安靖况以英毅之資帥循其道禹何遠之有惜乎年世埋述書史失傳後之學者不得盡聞行事之詳為可憾矣

辛酉后槐元歲三歲東九夷來御甲子四歲二十有六

歲王崩子芒踐位

丁亥后芒元歲以玄圭賓于河

路史註曰見紀年

乃東狩于海

十有八歲王崩子泄踐位

乙巳后泄元歲命東夷命西羌

竹書紀年曰后泄命畎夷白夷亦夷玄夷風夷陽夷后泄在位十六

歲而竹書命六夷在二十一歲未詳

路史曰六夷來御於是始

加爵命

東漢書西羌傳曰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相即位乃征

畎夷七年然後來賓至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禁之亂畎夷入居郟岐之間

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踐位

辛酉后不降元歲甲子四歲六歲伐九苑五十有九歲王崩

弟局立

甲申后高元歲戊子五歲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厘踐位

辛巳后厘元歲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立

壬寅后孔甲元歲三歲

陶氏古今錄曰夏孔甲八年九月歲次甲辰采牛首山鐵以鑄劍據經世

紀年甲辰孔甲即位之三歲也今陶弘景曰八年豈考於古銘字書難辨誤以為八年與蔡史曰昔有颺叔安磬古國也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玄孫之後為有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陂川融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今滑州有豢龍氏井即劉累畜龍之所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

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  
縣范氏其後也杜元凱曰今魯陽也按汝州魯山縣有  
秦龍城魏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  
修其方方法術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  
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水官修則龍至若泯棄之物乃  
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  
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未正曰勾芒  
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  
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甲子二十有三歲戊辰二十有七歲商

主癸生子履

帝王世紀曰主癸之妃扶都  
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

三十有一歲

王崩子臯踐位

衛彪傒曰孔甲亂夏四世而隕韋昭曰  
亂禹法也孔甲至桀四世而亡大紀

曰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  
歌是為東音諸侯化之夏政始衰

履祥按傳稱夏后孔甲擾于有帝古今所傳亦謂孔甲有盪盂之戒而國語世紀謂為淫亂之君異乎所聞矣或曰孔甲人名非夏后孔甲

祝氏經世解曰孔甲當星之甲一十二世之終自當有災况其卦為兌但夏之文獻不足無以證之

癸酉后臯元歲十有一歲王崩子發即位

實叔曰峭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

甲申后發元歲諸夷賓於王門

竹書紀年曰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於王門諸夷入舞

十有九歲王崩子癸踐位

是為桀

癸卯后癸元歲甲子二十有二歲公劉遷于豳

大紀附少康甲子之

紀今附于此年甲子紀之內路史曰稷生釁鬯一作台鬯即邠字釁鬯生淑均淑均為田祖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矣



史記曰舜封后稷於邠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國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程泰之曰慶州夷南三里有不窋城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索隱曰燕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五代實不合事情按史記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餘年而十五世自夏歷商凡四十三世而稷至文王止十五世焉歐陽氏容齋洪氏路史羅氏已辨其非今不悉錄史記曰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路史同又曰鞠生大雅曰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

戚揚爰方啓行

集傳曰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諫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

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餼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篤公劉于胥

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嶽復降在

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瑶鞞琫容刀

集傳曰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

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與篤公

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集傳曰京高丘也師衆也

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于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則陟南岡而觀于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篤公劉于京斯依蹓蹓濟濟俔筵俔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

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集傳曰此章言宮室既成

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為之君為之宗焉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篤公劉

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集傳曰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

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篤公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

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為鞠之即

集傳曰此章又總叙其始

終言其始來未定居涉渭取材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醴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為鞠而居之而幽地日以廣矣漢書婁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遡築居幽程泰之雍錄曰公劉自慶州徙都于邠邠州新平縣即其地也匈奴傳曰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幽顏師古曰今幽州是也開元十三年蔡改古文以為今文又特

詔書  
幽

幽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感發二之

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大火心星也堯典仲夏火中月令則季夏昏心中

季冬曉心中故周家有火中寒暑乃退之說謂季夏火昏中暑極而退季冬火曉中寒極而退也幽公之時上距堯未遠歲差未多故七月之昏則亦見火之西下矣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也不數月而言日以見此月之日一陽始生即開來歲發生之始矣集傳曰周之先公已用此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

喜

集傳曰此章前節言衣之始後節言身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節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節之意

七

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

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

子同歸

集傳曰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于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

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

七月流火

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

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八月於萑

筆既成之時即收蓄為來歲治蠶曲簿之具也集傳曰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下以是報之也

四月蒹葭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

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

言私其縱獻豸于公

爾雅豕一歲為縱三歲為豸私其小者而獻其大者亦愛上之心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

婦子曰為政歲入此室處

呂氏曰十月而曰政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

迭用之耳集傳曰此見老者之愛也

六月食鬱及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

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

壺九月菽苴採荼薪樗食我農夫

集傳曰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

燕樂以終首章後節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匏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

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

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霜

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

壽無疆

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意既勤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

而祝其壽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

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



之義也 史記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  
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  
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  
焉周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履祥按公劉之遷豳也史謂周道之興自此則國語  
所謂十五王而文始主之者自公劉數之爾不然則  
以有德之宗數之猶殷言賢聖之君六七漢言七制  
之主也大紀以世表計之係之少康甲子之紀而附  
以篤公劉之雅今以漢書計之係之夏桀甲子之紀  
而併附七月之詩焉讀篤公劉之雅可想見公劉度  
地建國和輯人民之規焉讀七月之詩可想見豳民  
因天力本孝慈忠愛之俗焉漢儒舊序以篤公劉為  
召康公之所獻以豳七月為周公之所陳意者豳之  
遺詩與召公獻之以備燕享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  
勞之故周公陳之以為矇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  
食之原故篤公劉列於雅而豳七月自為風蓋自三

聖相授其禮樂聲教之盛漸被四海后稷於此有邨  
家室子孫皆有令德其後雖當夏道衰微一再轉徙  
而修其訓典奕世載德加以公劉之賢生聚再繁邦  
家再盛故國人敘其建立之規道其風土歌謠之美  
吹之管籥和以土鼓周人世守之以為其先公之樂  
至有天下而亦專官掌之周官籥章之職掌土鼓幽  
籥是也土鼓箏籥皆堯之遺音也而幽籥則公劉之  
遺音也幽籥所歌之詩則幽詩幽雅幽頌也幽詩七  
月之詩也幽頌雖不知其的為何詩而篇公劉之篇  
豈非幽雅之詩與或者顧謂公劉之時夏道將墜國  
介戎狄之間計無文物篇公劉七月之詩蓋出周台  
之筆追述先公之事爾是獨不思夏當三聖之後義  
理素明言語素雅其文章為最盛但載籍失傳耳其  
存者與其雜見傳記者可想見也雖當衰微之後然  
流風未泯商道將興篇公劉之詩下視商頌諸作同  
一蹈厲七月之詩上視五子之歌夏小正之屬與夏

今時傲之辭皆同一文軌也豈至周召之時而後始  
有如此之文哉且周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  
明著其為後人之辭生民之詩述后稷之事也而終  
之曰以迄于今綿之詩述古公之事也而係之以文  
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篤公劉之詩極道岡阜  
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上至天文氣候下至  
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圖畫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  
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詳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未  
無一語為追述之意吾是以知其決為幽之舊詩也  
况史氏已明言詩人歌樂思其德乎雖然七月為幽  
之舊詩固也何以不居二南之前而居變風之末與  
曰詩皆采之當世而前世之詩存者不可泯也故幽  
七月附于十五國風之後猶商那附于三頌之末也  
七月既非周公之自作何以係周公諸詩曰幽周公  
之采邑也周公食邑於豳岐之間以其為周之舊邑  
故曰周公然周既為一代有天下之號則周公之詩

不可謂之周而謂之幽焉猶晉而謂之唐衛而謂之邶鄘也幽詩既周公之所陳故凡周公所作與為周公而作者皆附之然則公劉為雅七月獨不可為雅與曰風雅固各有體矣噫自載籍之不傳後世槩以先公之事為朴野不文之俗胡不即近世而觀之乎兩漢文物之久而白狼之詩譯於朝李唐詞章樂府之行而涼州之遍甘伊之聲列于樂況幽俗居雍土之中岐梁之虛而公劉接闡文教流傳之後又當變戎為華之初為諸夏方新之邦乎故篤公劉七月之詩端為幽公當時之詩無疑也今列二詩於夏紀之季且述其大意如此於以考見夏商之世而周家之文固有自來矣

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進妹喜

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

喜女焉韋昭曰有施喜姓之國妹其女也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韋昭曰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

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愚謂此者同此之比事雖不同同於亡夏也大紀曰自孔甲之後王室政德日衰

諸侯或不朝桀能申鐵鉤索負恃其力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有趙梁者教為無道勸以貪狼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為之為瓊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淫縱樂政事怠廢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十有五歲商主癸薨子履嗣于湯

號太乙商頌長發之詩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姓子氏

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玄王契也

玄者深微之稱王者追尊之號受小國受大國與下文受小球大球辭意同蓋古者諸侯有邦交之好相朝之禮契之為國其四鄰小大之國無不交朝聘之禮而契之受之德意通達也率履不越其行事守禮度也遂視

既發其觀瞻之者皆感發也至相土則又帝命不違至功烈盛大至於海外諸侯亦一切慕之

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

式于九圍

集傳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

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上帝命之使為法於九州也受小球大

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綵不剛不柔敷政優

優百祿是道

集傳曰小球大球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

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辨之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旂之緣為旒所綴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厯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著也

不震不動不懟不踈百祿是總

集傳曰小共大共駮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

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駮大厖厚董氏曰齊詩作駮駮謂馬也龍寵也敷奏其勇大進其武也愚謂小球大球謂小國大國之贊玉小共大共謂小國大國之供貢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漢書作遏苞有

三藥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集傳曰武王湯

也虔敬也言恭行天罰也苞本也藥旁生萌藥也本則夏桀藥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已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藥皆莫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是用師之序如此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

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集傳曰昔在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

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伊尹也言至于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愚按書曰肇

我邦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詩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則是自湯而上蓋嘗中微矣而湯由七十里起

又為桀所囚卒能伐桀而代之則非勢之強也以德而已朱子曰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

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謂與其禘者也商書茲

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于商之世與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禘禘之詩然

經無明文不可考矣殷本紀曰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

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圍立曹圍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



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  
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太乙立是為成湯  
湯始居

亳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孔氏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愚按八遷惟昭明

居砥石相土居商丘見於傳餘無所考  
砥石今陝州砥柱商丘今應天府宋城  
湯始居亳從先

王居

孔氏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愚按嚳之說非也唐虞以上無王稱且契非嚳子借使嚳子

不宜謂嚳先王也先王者必指玄王此商人退稱之辭也故大紀曰從先君居以正書序及注之失亳今應天府之穀熟  
作帝告釐沃  
孔氏曰告來居  
戊寅三十有六

歲

商湯元

商湯征葛

據經世張氏紀年然史記載征葛在聘伊尹之前葛今應天府寧陵縣

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朱子曰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

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愚謂以是觀之則它日湯之征葛蓋不得已也。又曰湯居亳與葛為鄰，穀熟去寧陵八十里，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愚按遺之牛羊使為之耕，皆以大事小之事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大紀曰：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者奪之，畏君命不敢校也。有一童子校曰而不能耕，吾為汝耕，又奪吾食，不亦甚乎？葛伯殺之，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朱子曰：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

民大悅書曰僕我  
后后来其無罰

履祥按書序前乎湯誓有帝告釐沃之書有湯征汝  
鳩汝方之書今皆亡矣史記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  
非湯征之舊也孟子引毫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而  
五就湯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也其詳不可  
得而  
聞矣

三十有七歲商湯進伊尹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集註曰要求也

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  
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  
者愚按有莘氏之女為湯妃莘亦作嬖國名也孟子  
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堯舜之道蓋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有所得而欣慕愛樂之也湯使人以幣聘之翼翼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說湯以伐夏救民在去毫適夏復歸于毫之後非應聘之初即有是說也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皇甫謐曰伊尹力牧之後呂氏春秋曰居伊水路史

曰堯之後也又曰伊炎帝上世所國今洛之伊陽縣伊川堯之母家伊侯國按堯生於伊故為伊祁氏伊尹恐其後雜書伊尹生於空桑蓋地名諸說多妄孟子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又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龜山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大紀曰成湯薦伊尹于桀為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不聽與羣臣沉湎于酒伊尹進諫若曰君王以酒色之微墮天

命而不理失人心而不圖反是為善善則祥集習是為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焉伊尹自毫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按史記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而劉向別錄載九主名稱甚奇索隱著其義曰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曰勞君謂勤勞天下曰等君謂定等威均祿賞曰授君謂不能自理政歸其臣曰專君謂專已獨斷不任賢臣曰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曰寄君謂人困于下主驕于上離析可待曰固君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修德曰三歲社君謂年在禳祿而主社授也胡氏大紀張氏紀年書聘用伊尹之事俱在丁丑湯即諸侯位之年

履祥按湯誥曰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則湯之用伊尹去伐夏無幾年矣書序稱湯始居亳次書征葛又次書伊尹去就之事則湯之聘伊尹宜在既征葛之後今附之湯進伊尹之年於以見湯之聘伊尹非以為已又以見伊尹從湯之初五就湯桀不問治亂往來其間以圖救世至桀終不可而去之商相湯而伐

之則孟子所謂聖之  
任者其氣象可見矣

四十歲伊尹復歸于亳書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  
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過汝鳩汝方 新序曰桀作瑤  
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  
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  
兮趨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  
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  
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

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  
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

夏亡

大傳與此大同小異然羣臣去夏歸亳宜有惻憫不得已之意不應歌而去之其辭如此然則此章殆未

可信也 古史論曰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于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爾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取之者如此四十有二

歲囚商湯于夏臺已而釋之

大紀曰昔先王之田也開三面而驅之順驅不遂逆



驅則殺所以愛天物不惟務獲而已也是時田者張網四面合圍以殄天物於是成湯出田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復古制也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及禽獸而況於人乎賈誼新書及史記所載與此小異而事理不迥今從大紀皆歸心焉一書歸者四十國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於重泉夏臺已而釋之史記載諸侯歸在夏臺之後其後湯伐桀遂放焉桀謂人曰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五十有一歲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淮南子曰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

商三年而桀乃亡大紀曰桀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商

甲午五十有二歲

大紀曰桀窮其宗族恥其舊勳輕其賢良棄義聽讒卿士干辛凌轢諸侯

左師曹觸龍讒嫉才智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于天發令逆于時懼山地裂及泉發徒鑿之通於河

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殺之者老  
 或諫又殺之闕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  
 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  
 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  
 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殺龍逢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  
 縉氏見王淋侈弗善也引師先歸帥諸侯攻克之愈自  
 發肆國人大崩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  
 亂政桀之世犬羣嗥兩日鬪枉矢流泉星殞五星錯行  
 雨血復霜水冰地  
 震伊洛竭泰山崩

資治通鑑前編卷三